

晉州志目錄

第一卷

區別地里

圖經

沿革

疆域

星野

形勝

山川

古蹟

邱隴

風俗

附歲時
俗禮

第二卷

紀錄建置

城池

公署

學校

壇祠

坊表

市集

村堡

附舖舍

津梁

第三卷

締覈貢稅

戶口

田賦

附里社

土產

第四卷

宏宣典禮

朝賀

祀典

第五卷

評騭秩官

官寮

教職

第六卷

歷稽選舉

爵第

賞貢

例監

武肅

吏胥

第七卷

表章先獻

仕籍

附薦

宦業

第八卷

採綴藝文

誥勅

紀述

題詠

第九卷

闢場風化

孝行

節義

貞烈

第十卷

通紀事蹟

事紀

道釋

寺觀

州志卷之八

藝文

程子云語麗詞贍者應世之文也識高志遠議
論卓絕者名世之文也編之乎詩書而不媿措
之乎天地而不疑者傳世之文也晉在河北亦
文獻地豈無係于政治風化之足傳者乎若龍
函鳳詔有關國典金石紀載有關輿圖則彙而
記之至詞賦詩歌足以紀名勝贊頌箴銘足以
資觀法例得並書之要期可傳於後世而已

通政司左通政岳福

諸進階中順大夫父成贈如其官母曹氏贈恭人妻
張氏封恭人

命四道

明洪熙元年五月初八日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彭益

初授承德郎父汝霖贈如其官母董氏封太安人妻
王氏封安人

命四道

明洪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湖廣道監察御史苑格

勅授文林郎父士成贈如其官母張氏封太孺人妻
宿氏封孺人

勅命四道

明正統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呂正

勅進階承德郎父傑贈如其官母劉氏贈宜人妻劉
氏贈宜人

勅命四道

明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日

山西按察司僉事呂正

誥進階奉政大夫

誥命一道

明天順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南京錦衣衛經歷司知事張名圓

勅進階修職郎

勅命一道

明弘治三年十月十四日

南京太僕寺主簿呂鏐

勅進階徵仕郎妻彭氏封孺人

勅命二道

明宏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浙江道監察御史張璿

勅進階文林郎父名矩封如其官母苑氏封太孺人
妻邵氏封孺人

勅命四道

明正德六年正月十八日

大理寺左寺丞張璿

誥進階奉政大夫父名矩贈如其官母苑氏贈太宜人
人妻邵氏加封宜人

誥命四道

明嘉靖元年三月十七日

山西布政司左叅議呂鏜

誥贈爲亞中大夫左叅政

誥命一道

明嘉靖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工部屯田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張集

勅進階承德郎妻王氏封安人

勅命二道

明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張集

誥授階奉政大夫妻王氏加封宜人

誥命二道

明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尹梁

勅進階承德郎父國正贈如其官母邵氏封太安人

妻秘氏封安人

勅命四道

明嘉靖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山東濟南府推官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

勅進階文林郎父董贈如其官母趙氏贈孺人妻谷氏贈孺人

勅命四道

明嘉靖四十年九月十五日

湖廣武昌府武昌縣知縣韓相

勅進階文林郎父一麟封如其官母趙氏封太孺人妻紀氏封孺人

勅命二道

明天啓五年五月 日

南京福建道御史韓相

勅進階文林郎父一
封如其官母趙氏封太孺人
妻紀氏封孺人

勅命二道

明崇正元年九月 日

陝西平涼府倉場屯田水利同知秘業捷

誥進階奉政大夫父良策贈如其官母張氏贈太宜人
人妻吳氏贈宜人

誥勅二道

清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河南南陽府通判周鳳翔

勅進階承德郎父之德贈如其官母王氏封太安人
妻尹氏封安人

勅命二道

清康熙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內閣辦事中書舍人韓鏡

勅進階徵仕郎父珩贈文林郎母李氏贈太孺人
妻張氏封孺人

勅命二道

清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邵守趙侯遺愛碑記

元中書行省叅知政事王思廉撰

甚矣斯民之不易欺也久矣爲之長吏者誠能率之以正御之以寬利與之興害與之除使之安安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彼必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及終更則有願借之舉惟恐舍我而他適也反是則有推之不去之譏跡好惡而觀謂之易欺可乎晉守趙侯之治晉也急撫字而緩催科抑豪猾而恤鰥寡明足燭理廉足律身獄靡冤囚曹無廢事鄉村通賦曩責親隣代輸侯爲申請而蠲

貨之役買百物積年未酬其價侯爲申請而頒給
之歲凶艱食窮乏不能自贍侯爲申請而賑救之
實惠及人類皆如此居職五載有始有卒是以晉
人樂其政而歌舞之及陞而代痛挽留之不獲者
老趙良輔劉淵泰寬田甫王德林張彬宋天彛馬
進等乃議樹石紀述盛德昭示不朽乞文于予予
以斯民之不易欺者信而有徵特書之以爲來者
之勸侯名仁舉字伯昂惠之欒陽人也賢而有文
好古博雅由古省舍人來蒞是邦云

晉州重修廟學記

明戶部員外郡人韓庭撰

宣治紀元戊申秋九月望日郡博王君景連輩遣
弟子員田畿等三人以禮幣謁余曰事之作於前
者新於今新於今者垂於後使同其時者不有以
識之則異其時者將泯焉而莫之考矣又孰知其
所以作之新之者爲誰氏也耶茲爲郡守沈侯慨
夫作前之漸陳與夫後新之經始修復廟學於焉
落成欲刻諸貞珉以垂永久敢希爲文以紀其事
余受辛言射至再弗獲已而復之曰學校建設其

來遠矣粵自上古三代之隆逮我

朝一統之

盛合天下之疆土而郡縣之舉天下之郡縣而庠序之通天下之庠序而廟貌之郡則置牧以守治其責也庠則立師以博教其任也矧聖賢者乃治教之淵藪而吾道之宗主也可無廟貌以爲尊崇之地哉迺若吾晉之爲郡密邇京畿地則首善也郡之有庠作養人才教則明倫也庠之有廟肖貌聖賢義則崇道也稽其沿革建諸有元之中統殿宇巋峙於前堂齋鼎立于後旣而易其堂齋於殿之右焉東界州治近新市也西隣釋居仍舊貫也

前距通衢側民居也北抵城垣循定址也迄今歲
久易湮其間缺者缺者廢者壞者居多嗚惟成化
壬寅通石姑蘇沈侯諱林字才美者淹貫義經登
辛丑第以名進士領牧郡事余叨按鳳翅且郡人
也於侯之爲人與政知雖未悉而嘗聞其畧矣氣
和辭寡以身教而不以言也居敬行簡以德化而
不以威也宅心公而撫字勤律已廉而蒞事能三
要克舉六事允修事上使下一得其宜愛民好十
兩盡其道以故上敬市順吏畏民懷而士孚若丁
若賈成惟化之是從也其於學校尤注意焉爰下

車始目厥廟宇學舍之傾圯心卽毅然修復顧時
尚歎而少待因詢彼東西基之侵于市僧者從公
論以正之數處餘焉相彼東西地之比于民居者
出公帑以易之二舍許焉越甲辰歲大有逐椽材
鳩工視彼之歆者植之欽者初之將廢者起而興
之大壞者撤而新之至斯時而次第落成廟則殿
廡神尉櫺星門宮垣之類爲之巍然煥然而聖賢
之精爽也有所倚歲之春秋祀禮舉焉凡之朔望
拜謬行焉斯道于是乎其崇矣學則堂室精射
圃亭公廡之屬爲之美矣完矣而師儒之講授也

有所居日之朝夕課試萃焉時之所彌文會集焉
人倫于是乎其明矣由是爲師者益善其所以教
而誨之不倦也爲弟子者益善其所以學而爲之
不厭也絃誦之聲洋洋乎其盈耳莠李之芳彬彬
乎其滿門聖道爲之昭明賢才爲之輩出而科貢
爲之得人則吾晉郡庠信乎爲首善之地而甲于
畿內矣審若是斯克副明天子建學之盛心良守
牧興學之美意賢師承教學之嘉惠矣監諸前而
有光垂諸後而無替究其歸不干侯功而誰功雖
不刻諸貞珉可也第以歷久而或泯焉竟弗若刻

銘之爲愈耳余于斯筆其顛末紀其歲月以爲之
記使後之守斯郡博斯率而藏修游息于斯者庶
乎覩所記而知所自也豈惟是哉其觀風者將採
其事而上之以膺旌能之典作史者閱其事而載
之以繼循良之傳罔俾魯侯蜀守專矣于周漢亦
未必不張本于斯抑斯言也不識稱情否乎請質
諸師儒共商之僉曰可于是乎書

重修文廟誌

明翰林編修呂郡昆湖瞿景淳撰

嘉靖乙卯冬晉州修文廟告成越明年丙辰知州張君應時乃命州學生李洛等持州學訓導翟銛所爲狀來請記余諭諸生曰張君敷政何如曰廉潔而愛民敷教何如曰隆禮而尚行余曰審若是真能尊孔子者可書已惟吾夫子刪述六經爲萬世師我

聖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庶事草創首命州郡建學立廟崇事夫子俾人心有所向往知君臣父子之義

我

成祖文皇帝繼統復表章經書冠以奎章頒諸學校
俾咸誦習春秋享祀自太學以及天下罔不肅恭
甚盛典也今晉州近在畿甸而廟圯不治非所以
承德意示四方興人心勸學業也宜張君之急圖
也先是癸丑歲知州鞏君鑑建議修之撫按允其
議不果而去張君繼承講廟之日仰瞻廟貌大懼
不堪曰是知州責也個歲暇民饑財用弗贍乃剔
橐節浮均平賦役以撫晉民越明年乙卯民咸樂
生歲仍豐穰時監察御史江右陶公以按部至乃

申鞏前議既得請乃指俸金爲士民先士民謹朕
趣之凡不石丹漆大者輦輪小者任負官無公祭
之費民無徵歛之擾而財用咸具乃十以五月初
吉始事越十月既望訖工基崇六尺殿廣五楹楚
以文石周甃以磚廟貌深嚴倍于舊制乃奉妥

先師孔子率師生行釋奠禮乃學宮傾廢者且以次
葺治晉州學制於是維新余謂張君是舉以興人
心以示四方其在茲乎昔吾夫子修春秋凡有興
作必書重民力也如張君順民心飾廟祀又何譏
焉是可以觀政矣然淳聞之吾夫子廟食海內人

之崇奉非徒賁廬室侈觀美也誠悅夫子之道而崇奉之也夫子之道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忠信以爲基儀文以爲飭誠悅而有得于心斯真能尊夫子者也使徒嚴其廟貌而背棄聖謨淳懼夫子之不享矣余嘉張君之義且欲張君及師生之尊夫子者務敦其實也故因紀文廟之成而申告之張君河南懷慶衛人辛卯科貢士始任麟遊令陞知涿州今補知晉州自餘百執事與有勞者咸列名于後云

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明翰林編修豐城西野李璣撰

三代漸遠化理亡本乃名宦鄉賢之祠余斯重有
取云夫善善惡惡人之通情也是故之所賓禮而
榮慕焉之所攢斥而赧焉卽行販能無然乎然不
章曷示不激曷興風行斯窒矣祠也者固章而激
之之具也易之觀不荐而孚而象曰聖人以神道
設教夫設教神道孰祠急者而其風孚之不荐非
章而激焉者乎然則崇化以致祠若之何其已也
晉州名宦鄉賢故未有祠萬守至爲之喟息良久

因進諸師儒曰余忝守茲弗類乃昔宦茲名者暨
鄉之賢弗祠焉其何以詔我郡之人會巡按御史
翁公五倫行部至亦首是之稽萬守以請報可遂
檄學諭其可祀者上焉已巡按胡公汝輔繼至俾
重覈焉自唐迄今得名宦若王安仁趙仁舉許雋
徐度馮裕張士隆葉臣屈受善薛國彥凡九人鄉
賢若魏徵崔瑀呂正呂鏗高安張瑜張璿呂秉彛
尹梁韓如山凡十人乃卜地學宮文廟後藏工庀
財度時節力並營二祠祠各楹者二南向經始于
嘉靖己巳歲正月二十四日酉閱月而落成望之

翼如枚如俎豆有所總討工若干費金若干罔公
私稱損云已萬守率諸師儒拜祀祠下典刑儼存
蓋曠儀備睹也于是吏厥土者無小大咸曰是非
嘗宦于斯者耶今尸而祝之吾誠等焉誰其攢我
鄉之士曰十人者登之祀固晉產者生其地莫興
焉能無慙乎民則奮曰彰善癉惡上之典至公也
矧力田敦行誰我制者我獨非夫歟故風者生于
其政者也政者正也正身其本次視厥施施實焉
章以示以激斯興矣萬守樹之風聲而闔郡胥應
豈偶然哉萬名燭字欽晦號碧溪由襄陽判陞今

職下車百廢俱振祠其一爾又裨身介導民以行
然則又非化理亡本者祠成乃姪南吏部主事肅
卿持學正馮世昌狀來請記噫斯固余所樂記也
抑念而莫倡孰與始于倡而莫贊孰與遂乎贊而
莫任孰與成乎倡以始念贊以遂倡任以成贊諸
亦何可泐者其名氏俱列于碑陰

城隍廟通志

明學士句曲朱張撰

城隍之神自李唐來天下郡邑通祀以其庇生民
安而報也故云

大興高皇廟在延平府內平界祀黃帝對京都宏其廟
祭五日而州縣歲建其祠春祭以雨澤雲雷雨之
神祭以商榷三祭無祀也神事北齊其尊崇之禮
視之六為亦節五其歲之戶滌民之災患必禱于
斯是也他祠之曰黃也昔為畿內各郡城隍之祠
宏觀步崇故其祠威赫然靈應宣德乙卯自歲首

及春暮亢暘不雨民無以書耕種之力太守嘉禾
顧公諒郡判古恩郭公麟空與蔣公久安咸以民
命所係爲憂乃齋沐季父老士庶詣祠祈禱頃焉
陰雲四起是夕耳雨果降越三日雨復大降遂使
渴者以溢穉者以蘇民得以盡力于畝畝而有
西成之望矣建五日苗稼方茂西北蝗發地方干
麥網廷命大臣遠行爲民息患于時顧公總其郡
政郭公蔣公咸奉檄奔走分巡視其他境繁密如
匪勢不可遏乃相謂曰斯患也非人力可禦曷往

請禱乎又懇禱而下爲民請命亦蒙神祐雖隣

境紛然不入吾境后有飛越吾境而不止者是豈
人力所去實由神明之驅禁也是歲五谷大熟民
得以上供賦稅下足養育是皆神之惠也由是父
老劉敬等來徵余言以彰神之威靈蓋神之與人
幽明雖殊感無不通故人有誠僞則神必監察茲
焉歲旱而祈雨澤隨降歲災而禱蝗不爲害固皆
神之靈也然非人之竭誠致精有以感通曷爲而
致應感之速哉是知神因人之誠而顯其靈人感
神之應而致其敬則人享無窮之惠神享無窮之
祀矣是宐記之俾後之來任事神治民之責者知

前人敬神如此神之感應如此而民之獲福如此
必皆有所取法焉

重修城隍廟記

明監察御史 昌蔡爨撰

昔聖王之秩祀也修典禮以答神休淑人心以禪
治道是政教刑威卿大夫敷大君之化佑良殛惡
鬼神行天道之公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神道設教
幽顯互爲其用也城隍屏衛生民有功社稷在周
禮有司民之察其以是與按古祭典五岳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崇祀典以答神休也我 皇祖稽古
肇稱殷禮府秩以公州秩以侯縣秩以伯自都城
以及天下悉令建廟舉祀比之岳瀆其典重且崇

矣晉州神廟年久敝壞郡大夫新蔡王惟善諮度于士民曰惟神司一方之命惟守爲神民之主廟祀弗虔責將誰諉况規制隘陋理宜改作時耆民張縝等應命糾義相率而從事焉棟宇旣新觀瞻維肅金吾千戶張君築屬予代言以紀歲月予惟郡大夫崇典以秩祀可以觀禮士民協心以應上可以觀義咸有可述乃爲之辭曰大君之治奉上天之道也卿大夫之職協鬼神之用也卿大夫奉大君之命以爲予奪鬼神奉天道之公以爲禍福其政教之感乎明威之感格有二乎哉卿大夫旌

善詰奸行誅賞于既著鬼神威靈昭鑒折奸惡于未萌功用之盛未易窺測其精意之流通則有可言者郡大夫來謁必興思曰神惟至公故能大畏民志潛消其邪僻予叨治民之責有弗公焉覲顏于上有愧于神矣爲士民者時時瞻仰必興思曰神道至公禍福予奪無毫髮爽善惡之萌吾知之神必知之吾將誰欺事無弗思則行吾弗歡矣斯不亦淑人心裨治道耶嗚呼神不可以私于福不可以倖致郡大夫行義達道固無所謂弗公苟一念未協于中發于其事害于其政有不可勝言者

必致謹于微施于有政事無弗公民將以敬畏乎
神者敬畏乎我則夫頌聲之作晉錫之榮得君得
民是皆得天以獲福者爲士民者勿曰吾能敬神
神將福我是吾以私干神以私應矣誠能以敬畏
乎神者敬畏乎此心惟敬爲德之基惟德爲福之
輿雖無求于神神必福我矣夫天人一道幽顯一
幾晉之士民能明乎此而行無弗慎是能善事乎
心矣能善事乎心是能善事乎天矣故爲子必孝
爲臣必忠在族黨必篤恩義在鄉閭必修信義是
吾人之秉彝也天之所順鬼神之所享也是爲曰

求多福也君子觀此以爲然否茲郡子少歲負及
之地舊愛猶存故爲此言以相勸諭若謂稱述則
實有未盡云

平江志

卷之二

新建滹沱河神廟記

明兵科給事中郡人滹汀范宗吳撰

晉古鼓子國地漢魏爲下曲陽元中統初改今名
郡城南卽襟帶滹沱河河下流十餘里有村名凍
河頭相傳爲漢王霸冰合處再東饒陽界有蕪婁
亭遺趾乃後人補以存舊者說者又謂爲禹治九
河之徒駭與蔡氏論卑高不與河通迥異然代遠
無徵遽難臆執考之志源發代州繁峙秦戲山下
匯而爲泉者三潏迴奔溢流注縵延循太行而東
之經靈壽抵定而下勢漸大而害愈熾歷代遷

徙靡常至晉深入瀛獻則衝決汎濫尤不可以言
狀蓋太行之東之地廣衍隰壚而水性自西徂東
驟悍勁疾若奔馬然莫可控御霖霖積旬則山谷
諸水干流萬派叢萃于斯其浩淼混潏瀰漫洶湧
之勢輒爾川原改容煙井湮沒瀕河居民蕩析離
居者難以指屈數吁害亦劇矣爲民牧者若之何
不憂且憫也憫焉而不爲之所於治理奚裨是故
宋之待制劉公瑾昔之郡守田公濟嘗修曹馬口
築新河堤而民賴以安茲非其已試績耶吾晉遭
屯于濟者往蹙莫稽聞五代時一流郡北之侯城

嗣後陟徙城南釣魚臺第四溝一帶導于海河迄
今沙磧遺蹟尚存至成化間河決紫城口東溢順
流于東鹿鴉兒河時離郭尚二三里許自嘉靖庚
寅秋忽怒浪迫城郊原席捲後遂直抱邏城安流
矣既有倡爲鑿渠徙河之議者徒爾勞費功竟弗
成邇年來則外郭灘衝去與城未滿里每秋涸至
市里皇皇僉照鑑是惧惟時新蔡王公襄陽沈公
相繼築堰植柳以捍之而決嚙猶故也乙丑歲濮
陽葉公擢守晉甫下車首訊民瘼用是惻然凡防
護籌畫旣竭乃心力政暇乃集耆氓而詔之曰渚

沱爲害若是障之不能徙之不能卽避之又不能
若之何其意神明之未安也盍祀諸衆唯唯欣然
似有感于同然者于是爰度諮謀鳩工庀徒相城
之西南隅建神祠三楹中塑五龍神暨河伯獐羊
等像于內土木皆公出無需于民又翼以東西二
室繚以周垣額以坊匾延羽士以奉香火飭朝夕
惟虔工肇于丙寅夏仲再閱月而落成廟貌崇嚴
巍然一形勝地也是歲河南徙約里許不爲害隣
邑皆淹沒而晉獨大有焉神功彰彰明信者民懇
欲記其事于石予惟鬼神之說不敢盡信然祀典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郡守王公德政記

明鄉貢進士郡人張熿撰

郡治之隸常山者凡五晉一也維是地隘民艱齊
視他郡爲不及焉嘉靖己未冬汝南王公以甲第
蚤英來守茲土首汰冗敝革煩科夾疑訟察非法
獎標節望擢令風采人共神之以爲師帥之任始
解乎其爲儷哉先是滹水薄城之南蕩激漂塌民
害苦之公履任毅然曰吾責也遂以狀請允鳩材
董役誣曰僞工隄障屹完伯崇恬戢仍節俸薪之
餘豫峙橋梁之費由是居者安行者利聲猷溢傳

譽頌沛達未幾而畿內大侵蝗蝻相繼曠朱載酷
郊青欲枯公復惠布巡阡令督穿井公給其貲私
輸其力由是泉源廣浚灌溉繁興政潤人和化衍
民洽已乃甘澍降晚禾登流移止困憊蘇歲莫之
爲病也宐乎推薦交于兩臺懷服罄于三邑行殊
治最謂信爲民之父母非耶論者約而言之三事
並而六條備入其疆核其效廢葺而維新暴殄而
大謐越若襲矣重休要皆官常之可企者茲靡庸
殫述矣君子曰賢哉郡守乎民之濱溺也視由已
溺之民之就饑也視由已饑之地利之弗固者爲

之防之天澤之弗周者爲之贊之人情之弗愜者
爲之遂之槩士庶而徵之則夫文言之篤其文心
之孚乎碑口之公其碑志之協乎雖古之善牧者
卓乎無以尚矣抑嘗稽諸信史若良吏之盛者可
侈而指焉于時上延慈也中稱職也下樂業也其
任也鳳集珠還其去也雉隨鵲擁愛之者不有立
祠植碣以謀不朽者乎噫遐哉懿矣在昔守若郡
者縷縷也揭其銘德詒軌歷世彌亮於勝國僅得
二人焉厥後絕緒寡儔渺焉靡繼乃王公敷內補
外吏事益精是故其長民也亶民長也其福晉也

誠晉福也時維簡重天曹陟峻地官凡民之繫於
思者莫能忘也爰遂刻以琬琰命以德政焉夫德
得也政正也原心以考績德政也由功以考裏政
德也德以善政政以章德一也非二也愷悌如公
實允副之異由典樞要懋勛庸勒彝鼎紀太常之
說也特兆焉能公名惟善字裏甫別號一菴世家
新蔡縣人學古則者民韓尚之輩也摘耀載芬用
示無極德政言者無隱語之褒文之質謬者無
慙色德政

群伯李公去思碑記

明鄉進士郡人秘目謙撰

小剛李父母治晉三年惠普澤氾氾庶類無不
含甘吮蒸偶爾 聖天子擢大名少府維時士民
聞者悵然如失怙恃私相議曰公自下車以來存
心以理不以欲處事以公不以私視吾晉猶家視
吾民猶子真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尋常也
盍立石鐫功德以繫久思公聞不欲遂假素政平
易以止之旣去群情不已又稽捐貲具石屬予爲
記予曰有爲而爲者僞心也無爲而爲者真心也

今公已去利害不關又翕然復此一舉是誠真心哉盍備述其所以僉曰公自隆慶戊辰秋膺命教晉當其時歲值荒旱百姓罄罄公惻然如恫瘝乃身節財用其澹泊入則米薪自鬻出則路費自供雖有里甲應支纖毫不費清苦儉約一如寒士筮理詞訟給票自拘順民和便不致騷擾且每解審原情劄稿面諭輕重吏書呈案而已絕無舞文詐索者春秋馬稅有常例有科派夙弊也俱行裁革寬示課程但令馬堪稅完不爲嚴急鞭扑民甚貧之積年門皂快壯指衙門爲衣食者民害也或中

究或責遣懲一警百不爲姑息凡公役人等無不
悚然振肅及次年巳巳秋大熟未獲滹水滔人漂
廬沒禾赤地幾數十里民用涸涸公於時又軫念
艱難亟請當道給糧以濟饑饉給銀以助營繕緩
辦徵輸勸息詞訟編審調停量寬徭役惠鮮懷保
真如慈母之育嬰兒至去歲庚午時和年豐家給
人足公又爲禦災捍患經久遠謀塞河口築城垣
以防潰決建社倉事儲蓄以備凶荒他如均田糧
清獄犯懾奸豪惠良平矢心竭智尤難悉數卽今
四野熙熙樂利公所賜也如此而猶謂平易此心

能恻然乎哉公之所謂平易人之所謂奇異也立
石追思正在此耳不然必如江陵渡虎中牟駟雉
而後不爲平易則是其棠不足詠襦袴不足歌召
杜之父母不足稱何武之去後不足思也豈人情
乎僉曰嘻懿哉誠確論也蓋誌諸子曰輿情協而
立言不舛清議出而建功有常是舉也非恃人心
公論所在實將來風節所關也予素非諛佞庸何
思哉遂記之公山東東平州人諱子貞號小圃

子子鄉進士

重修護國顯應昭惠王廟記

明鄉進士郡人正崖韓如山撰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神之所以妙萬物也致敬而敬致慤而慤人之所以禮百神也神之精恒歛於無人之誠可昭於有是故因神建廟因廟祀神因祀盡誠人之畏敬奉誠神之焄蒿悽愴其理固相爲感通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詩曰肅肅在廟不顯亦臨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率此義耳郡南五里許曰府君廟者王之古蹟也稽諸簡冊王生於隋仕於唐其生也乃親有

吞玉之兆其仕也隨在立非常之績神采秀美迥
異常人日誦千言穎悟過人罪猛虎之噬伏巨蛇
之災譴獫狁之辜決負債之屈有生之前正直無
私既沒之後靈應可驗功德昭著於幽顯者前人
述之詳矣在唐元宗時值祿山之亂夜夢神人告
之曰陛下駕不可他往此賊不久自滅矣後果如
其言駕歸建廟封靈應護國侯繼而武宗加封護
國威應公至宋一宗加封護國西齊王而護國顯
應昭惠王又

國朝追封之優典也王之感應遐哉邈乎其弗可以

世計者乎顧崇德報功王之號可隨時而隆歲久
易湮王之廟則有時而敝乃者秤鈎灣鄉周君道
美勵行向善者也所居去神廟僅二三百步時謁
廟供香楮觀其傾圯隘陋遂秉公竭誠捐貲備費
募緣鳩工肇自嘉靖四十二年迄於萬曆元年四
月凡所興造次第告成正殿三楹擬崇王之宮庭
也後殿三楹脩王之寢宮也東西兩廊各五楹列
王之輔佐也殿之南儀門三楹殿之北穿廊三楹
擬王之神路也畫志畫文畫畫取裁於衆覓勸善
懲惡形容肖像于兩河俾人心之神愛慕而畏服

者恒於斯也夫豈徒爲宮殿盤鬱合碧交輝而已
哉兼瓊置垣墉行栽樹木煥然祖神佳蹟足爲鼓
城勝地視彼珍樓寶屨穉宇靈宮假虛幻以滋縹
緲侈建造以畱果報者識見之殊絕不霄壤矣
乎矧飭舊釐新可以光作創之功於既往維風善
俗可以啓效法之誠於將來郡之祀典不墜者道
美輦亦與有助也故勉爲之記

重建唐魏文貞公廟堂記

明福建道監察御史郡人韓相撰

按郡唐魏文貞公徵實其里人云公在唐徵猷宏
績載紀史乘無容贅論獨古今稱善進言者必首
推公而公之言曰願爲良臣夫良之說首于虞廷
元首股肱合爲一體庶事幾康萬民雍變卽子輿
氏所謂良臣君仁之外土地府庫不與焉而後世
守令能撫育其民者始得稱之曰循良吏則信乎
良臣之爲美而後世所當師法者也夫賢者在百
世之上聞者猶當興起况近其居履其地流風餘

韻談之恍恍若親炙乃漠不經念無論文獻之徵

學人所貴而通籍拖紳豈其無意良臣惟吾郡侯

王公自丙寅夏來蒞事月未匝釐蠹起敝興利振

美百廢俱舉已而謁學宮披故乘知文貞公爲郡

人愾然謂諸大夫子弟曰余不敏來守茲土亦惟

是景仰先哲以無忝官責乃郡有碩人而令泯沒

不彰某誰之咎且夫人有一善類讚咏不忌庚桑

楚居畏壘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功業

赫赫若文貞遐想貞觀君臣諫行言聽一時覺有

明良景象孰非文貞之力豈至今日居其鄉者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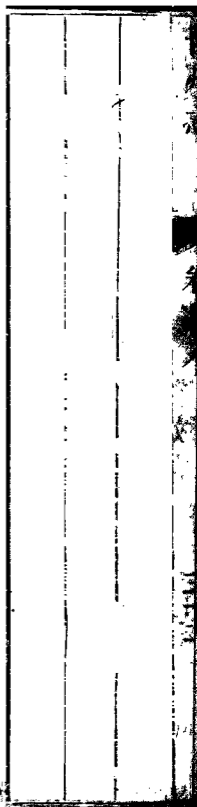
悉遺墜使爲若敖氏之餒也郡故有文貞祠
荒圯遂爲莽區鹿場侯于是庀材鳩工一切捐
篋中不以銖錢累閤閤數月而祠告成堂構丹
堊儼如也士大夫入其祠者曰吾儕躋列簪紳孰
能勸主仁義如文貞者乎其敢怠情春秋博士子
第入其祠者曰吾儕誦讀簡冊孰能策仗慷慨如
文貞者乎其敢怠事俎豆又群而思曰孰使我羣
蒿悽愴發我思成若進百世之上與文貞相晤對
者乎則非我侯之功不及此矣嘗念人情類好自
賢留心昔模在範者有幾卽當官不過簿書計會

粉飾一時耳目如我侯三善十奇良心良法未易

更僕數真當世循良吏乃猶孜孜前賢表章儀法
意深遠哉自此而流豎鴻駿植幹王國以追明良
盛事當世稱之曰王公昭代良臣也不媿美文貞
耶獨余生文貞之後且有言責未識能善進言如
文貞否然體我侯之意則良臣之願私心嚮往之
矣是役也徧自天啓六年十月訖于崇 元年八

月復捐俸置地二十畝供守祠者之用君子曰興
廢繼絕可以觀仁徵文考獻可以觀智費不害物
可以觀廉勞不敝民可以觀能四美具焉余故先

大夫子第記其事如碑誌三
傳字宗傳淵源蓋
訂人



竹園詩記

癸卯知州雲間顧伯騏撰

晉陽之地極曰平沙絕無蒼巖白石淇水秦松參
差掩映足供流覽所謂左接瀛海右擁太行俱非
肘腋間物徒虛語耳余昔號山水居恒不廢嘯歌
乙亥六月來守是邦便如檻猿籠鶴雖有翔躍之
想無他適也念此冲瘡之區哀鴻未起鳴鏑未銷
重以震鄰之警綱繆恐後夜寐夙興惟是繕錐堞
練鄉勇嚴保甲誥戎馬厲學宮廣儲蓄汲汲靡有
晷而又計夫征輸之耗羨市賈之培尅徭役之

豪強兼併獄訟之罰緩繁苛諸凡爲民害者亦復

不少由是殫心竭慮利漸興弊亦漸革行之踰年

政修人和百廢備舉因以餘力及于五龍壇祠攷

夫壇之昉也在宋乾德間井泉淵澄四時不涸相

傳有龍都之旱歲禱雨輒應我明洪武中始建

五龍祠後之守此復立一閣沿襲至今而雨之應

不應未有徵也亡何丁丑之夏亢陽爍土黍麥焦

枯計無可援余率僚屬步禱于壇甫三日雨稍稍

降又逾夕雷雨滿盈所在霑足民之老稚相與歌

舞于塗而祠造成請爲文以記之嗟夫斯祠也廟

貌空存棟頹垣圯蒸蕪滿眼鼯鼠縱橫而閣制甚
湫旁無輔翼殊短登臨之興余乃益以左右兩楹
俾觀者得展其趣或少憇焉不覺推陳易新墻壁
戶牖煥然頓非其故矣簿書之暇與僚友來飲于
此第見几席之外滹水環迴不絕如帶颯帆搖曳
煙樹霏微雖無江山之勝而故園風景依然入懷
又曷必東瞻海岱北眺恒山西望太華南睇衡麓
始稱曠覽也哉雖然滌以醉翁得名黃以竹樓志
感亭以喜雨見賞閣以落霞稱奇何代無才何
地無勝千古須臾艸木同盡余縱遠不逮前人而

徘徊今昔之間俯仰興衰之殊感慨係焉烏能已
已今而後車騎有從東方來過龍崗之下憮然曰
斯地也是誠旱不能災者乎則余山水之好亦可
借以自解矣願後之君子相與緝而新之毋俾五
龍之易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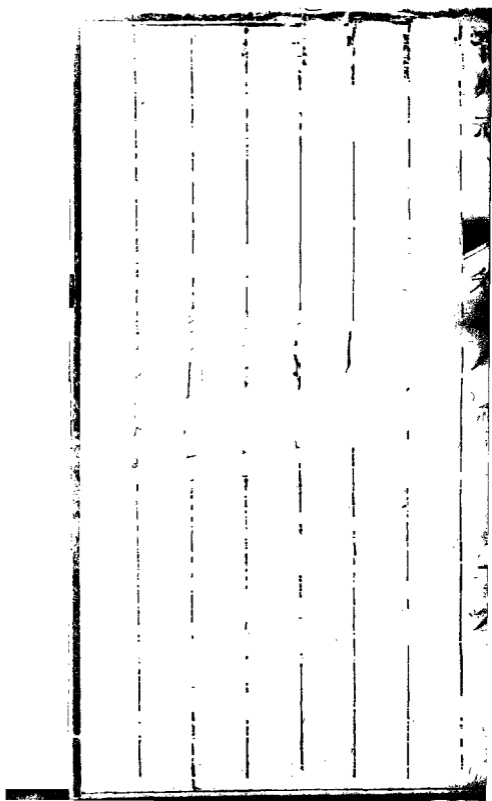
晉州舊志序

明禮部員外郎餘姚孫鑛撰

吾年丈容昆石君之守晉陽也恭而惠慈而斷斤斤而不苛照照而不察挈綱提要朞月而理旣而總總焉無害不剗無墜不典無澤不究無心不孚無論上嘉下悅雖孩赤弁黛咸能頌其徽猷觀風者屢膽剗薦概爲三輔治平第一而君退然不自滿也每以郡領三邑而誌乘廢缺文獻無徵卽春秋仍於魯史吾夫子汲汲焉托以寓志可跡爲第二義哉卽謀之郡校才子第窮搜博訪詳紀核收

乃進父老儒宿於庭締訊而審據之彙萃成編緘
質于予俾爲之弁言焉既辱同升交誼彌篤遠勤
使命義弗得辭亟伸冊覽之一周其義嚴其詞整
其分類標記錯綜而有叙例屬辭比事庶幾春秋
之教燦然成章矣以之詔來垂后官是土者体民
之性以爲寬猛鏡俗之尚以節豐儉計戶口之贏
縮量土壤之產息以効貢賦景賢哲之軌躅究官
司之職守以淑身心至於仰觀而分野昭俯察而
疆域辨惟學校科貢而文教崇驗防禦儲積而武
備盛異端邪說在所畧而仙釋解宇贅諸末簡其

曰遠矣覽斯志而晉之治也可遠諸掌其有關於
世教也豈眇乎哉今之郡邑雖稱凋瘵而徵榷虧
盈切關守令殿最以故挽符當事者惴惴焉救過
不暇且聞晉之爲郡每有滹沱之患而燕趙民風
苦剽剝捍非復三代之遺也久矣昆石君守晉幾
一考而俗日阜民日裕咸有一變至道之評更以
其緒餘纂緝文獻以昭前休而垂不朽他日康濟
經綸占於筮仕一循良不足以槩之也敬爲引其
首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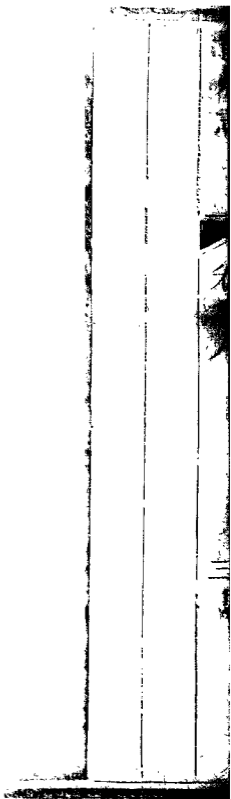
晉州舊志後序

明晉州學正東魯張君右撰

郡志志郡也晉舊有志宏治間郡守孫公玘郡博
章公經隆慶間郡守趙公翰郡博姜公賓周相續
修梓歷有年所矣第隸屬未麗邦典缺然萬愆甲
戌懷 昆石容公以名制科來刺是郡閱志乘弗
備卽有志聿修之未遑也再越歲政通之暇迺進
儒生諭之曰志史之流也紀若闕焉吾責也於是
重加纂述剔舛葺畧躬爲裁定以採以擇務歸至
當爰屬節判容峯孫君叅校而詮次則庠士張生

壯革例分彙別櫟括成編六閱月而告竣君右
取而讀之休哉志真史家者埒也凡制度之沿革
疆域之廣袤山川之險易風教之淳漓賦籍之息
耗戎祀之廢修官師之良衰人物之淑慝政理之
治忽藝文之質靡犁然具陳信可以彰往可以垂
來蔚然一方之文獻矣晉之人賴以不朽者其在
茲乎夫志乘治郡之一事耳昆石公用意之勤且
懇若是其諸養士導民之具又當何如吾猶慶晉
人士之有遭也余猥以菲陋莫克置評其間第欣
逢盛美適觀厥成謹序其顛末以附後簡世有外

史氏作當必于斯志乎宋矣



郡侯王公德政碑記

戶部郎中郡人秘業捷撰

嘗攷之甘棠感詠禱禱興歌古之君子布澤流馨類皆累年積歲所幾罔有政未期月而仁聲四起

巍然內擢士民如失怙恃若吾郡父母

九圍王公可謂直諒愷悌振古所希于今爲烈者公溯越世家仗劍東遊壯入滿庠何啻漢屬國居雪瓊之期詳觀于理亂得喪之故者有年知今日域中神氣揚而元氣薄欲解倒懸非德惠不可故下車以來痛蠶浮靡之徵輪加耗盡蠲一介不染

訟詞票發自拘片紙不罰卽布帛粟米日用必需
一切平買俱發現價此尤其細者至于勸農給種
令民力耕城以南開荒數百餘頃致免滿漢祿居
萬戶無不尸祝且也助俸以修學宮捐資以置學
田崇儒弼教宜乎茲歲科目聯登文風大振皆

公棧樸作人之所賜也諸如修城固圍築堤防患
凡有頽廢無不一新 公雖未期年竭力苦心猶
之家事而勞績百倍昔人所以百姓愛 公惟恐
一朝之去我嗚呼茲 內擢舉國若狂爭欲扳轅馱
轍之無從向余爲借寇之謀余曰嘻 公之政達

祭滹沱河文

陵縣知縣郡人高 明撰

滹河南徙之始於順治戊子歲冬十二月泛溢
城陵邑令高公為祭文具羊一豬一選遣戶書孫
汝桂祭之其文曰古明王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
京畿省會府鎮州邑所以示大小相維奠山川庇
士女也惟我鼓城經歷代沿革不常 興朝仍以
州名因舊制也城之陽滹水環流如帶近逼柳堤
昨聞平地湧泉為害甚厲則是河不恤民居而蕩
衍肆志也則是河目無 天子之命官而敢與刺



河漢四海之內四海之外山川鬼神罔不祇恭
帝命敬應服從志呼嶽朝宗之盛天之命不可
傳天子將之天子之意不可諭命官將之
今河狂瀾莫砥春水待陷勢歆滔天暫行浮王擄
我君庇民之至意貌上天顯赫之明威萬姓
嗷嗷衆口一詞皆謂河肆虐過厲也皆謂河效靈
於漢而梗頑於清也河不早迴南岸返明朝之
故道通商賈之行利稼穡之作以金湯我鼓國今
明與河約窮陰可徙窮陰不徙俟之鶉火鶉火不
徙俟之陽胎陽胎不徙河真不恤民居而蕩行肆

志矣真目無 天子之命官而敢與刺史相抗矣
真瞰明之遠羈他邦而驚悸我父母魚鱉我妻子
漂沒我廬舍矣河與明又何仇其甘之子其甘之
予明雖不才亦 天子命吏也剛日柔日敢移文
於陵邑山川城隍諸臣藉達 天聽以興廟瀆李

河漢四海之內四海之外山川鬼神罔不祇恭

帝命敬應服從志呼嶽朝宗之盛天之命不可

傳天子將之天子之意不可諭命官將之

今河狂瀾莫砥春水待陷勢歆滔天暫行浮玉拂

我君庇民之至意貌上天顯赫之明威萬姓

嗷嗷衆口一詞皆謂河肆虐過厲也皆謂河效靈

於漢而梗頑於清也河不早迴南岸返明朝之

故道通商賈之行利稼穡之作以金湯我鼓國今

明與河約窮陰可徙窮陰不徙俟之鷄火鷄火不

徙俟之陽胎陽胎不徙河真不徙民居而蕩圻肆

志矣真目無 天子之命官而敢與刺史相抗矣
真瞰明之遠羈他邦而驚悸我父母魚鱉我妻子
漂沒我廬舍矣河與明又何仇其甘之子其甘之
予明雖不才亦 天子命吏也剛目柔口敢移文
於陵邑山川城隍諸臣藉達 天聽以與爾溲牟

役者若僚佐若博士與侯協恭焉若鄉縉紳若父老若弟子員爲侯贊襄之咸得以附茲不朽云



重修晉州學記

內閣栢鄉魏喬介撰

禮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䟽云術者州也蓋先王無地而不建之學無人而不使之學一年離經辨志以及七年論學取友謂之小成言術有序也則小學立矣若夫國學所以待知類通達強立不返之士則大學以立此方位次第之不可誣者也余竊以爲不然古人之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歲之讀法十有四士自幼以至於長無時不在於學者故

不得輕去其鄉有游談聚說之患且師氏保氏訓之以三德三行之誠旁及六藝六儀之物而釋菜釋奠於先聖先師公有歌舞升降之容受釁用幣之節養老祭社以及出兵論獄訊囚獻馘之本無在不寓於其中王制曰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朱子曰小學者教之以事大學者教之以禮其非以循序之爲小學國學之爲大學也彰彰矣蓋學之名既同其教之實亦不異嗟乎州學之興廢係於人材之消長風化之盛衰豈不重哉後世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興至武帝而始

立國學宋至慶厯始詔州郡立學而州之僻遐者
尚不得有學其時之長吏亦皆以簿書期會爲急
以擊斷聽治爲長每視學爲迂濶無用之務其間
沿革漫不營其心思感其耳目間有留心治術者
不過固城郭浚陂塘通津梁多有所建置遂博循
良之譽以去而教養之本原則未嘗一二闕也嗟
乎三代以下無惑乎人材之不出風化之難成已
夫學校之設所以使人學爲聖賢而校者教效也
上以學爲教下以學爲效其學未成而爲士學旣
成則出而爲卿大夫鉅而措之軍國細而施之鄉

邑皆於學焉取諸若寄蓋教之志興焉養之有素也非僅以宮廟土木名之以學焉而已孔子身爲萬世之師魯論發端曰學而時習之因以教其及門政事文學列爲二科今冉季將夏之儻儼然廊廡附先師而與祭子輿氏導滕君以仁政最大者設學明倫而歸於取法維新之指今之爲吏者其始類發跡於學而筮仕之後有方州之任有教化之責苟學校之廢者不能修而圯者不能舉是忘先師而背本也且忘其所以爲師而隳厥職也殆將獲辜於孔孟如是謂之俗吏又向待言哉晉州

爲鼓子城屬吾郡東偏學創於明初重飭於嘉靖
甲歲今計其期已百有二十年矣往者導沲决起
齧隍踰阪學漸以堙而孔子廟遂壞不治州侯崔
君以順治己亥之首冬始謁廟卽惕然曰是某責
也夫是某責也夫庚子春遂議鼎新捐俸率倡爲
工未半歲役故俸之又三年士民之愛君也益深
信君也益至君曰可畢吾息壤矣乃興工於壬寅
之九月竣工於次年之六月凡九閱月而落成焉
大成殿全楹爲榱椽銚斲之屬若干舊有加而兩
廡之隈除則二十有四復造文磚者若干皆屏牆

者若干祠已傾而職者曰啓聖曰文昌曰名宦曰
鄉賢亭久毀植者曰敬一殿後有井卽州志所載
目泉也爲之餘以榦覆以屋而養蒙育德於學校
之法始無不備崔君之勤勤鳩繕不憚歲月而爲
此誠不欲以俗吏自居而真知術序之要義深窺
乎教養之本原以大有功於孔孟於是晉之人材
出風化成其可必也已崔君名爾仰字于高山西
聞喜縣人起家順治戊戌進士今擢吏部文選司
員外其以勞佐是役者判官劉亢湘廣麻城縣人
吏目郭景昌陝西白水縣人學正崔登華直隸定

安縣人訓導朱家驥宣府保安衛人董是役者則
有庠生劉宏遠楊文燦鄉約張學道宋顯成趙標
例得書所以重州學之復也余與崔君有一日長
比在銓曹復相朝夕其治晉之政美不勝書今旣
樂其有成而尤嘉君之興學返古此爲政之大者
故因學博之請而爲記以永之

州

卷

第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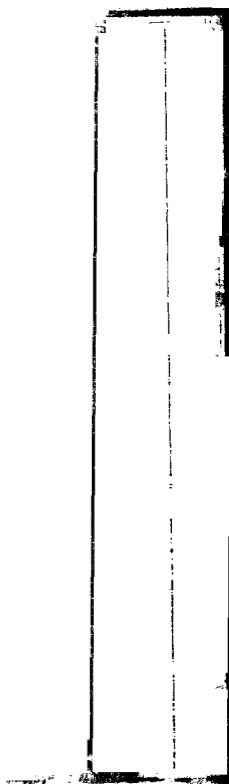
重建關帝廟碑

知州涑水崔爾仰撰

癸卯之秋其工落成督工人來告余曰廟之弗修
久矣於今煥然一新乞爲文刻之石以紀其事余
曰然退而思之余素不能文且旬日軍需倥傯簿
書鞅掌亦何暇爲文以紀其事者旣又思之治民
事神皆有司所有事苟身未謝事之一日卽不可
辭又曷敢以不能文遂弗紀其事者無已卽前日
募緣之序續而書之其序曰蓋聞治民而事神者
官守之所有事也然民事明而易見神道幽而難

知至攷之祀典則凡有功德于民者後世尊奉之
不哀哉以祈或以報俾風雨和甘民安物阜起人
忠孝正直之思而戢其邪淫奸暴之志神明默相
之力居多焉豈非幽明一理而事神卽所以治民
乎余蒞晉三載餘媿之善狀不能治民又何能事
神雖然未敢一日忘也 關聖帝君廟久闕修理
每朔望瞻拜之下踧踖弗 曩者諸紳士曾議改
造卜之不合乃弗果然止知其規模湫隘而未知
廟以內之踈漏漸多不堪安神居也適有人爲余
道其詳者遂謀之二三父老僉願倡率修葺且持

蘇祿一簿欲合群力以贊成之將使廟觀繼學宮
而並新余喜吾民尊奉神明有同心也故允其請
而爲之序蓋三月二十二日也歷至今六月有餘
工乃告竣其間修飾者補造者凡若干悉從民便
不暇悉記余獨嘉諸父老之果克合群力以有成
也其他非所敢望唯願自茲以後風雨和甘民安
物阜群相鼓舞於忠孝正直而不敢一毫自蹈於
邪淫奸暴之所爲則皆神明默相之力而吾民之
或祈或報以盡其尊奉之心者政未有已也是爲
記



重修魁星樓記

知州古姚陳祖法撰

沈君烈祀魁星文有云欽爾名而類山精怪爾形
而主文明蓋其歷落瓌瑋握斗持毫而終古不知
變嗚呼爲人而無歷落瓌瑋之槩則詭隨萎蕪其
人必爲庸人爲文而無歷落瓌瑋之槩則平蕪柔
弱其文必爲庸文神固若以身示之矣晉州平原
漫野城以內居民不滿四百家而於東南城上建
奎樓一座高峯矗天歷落瓌瑋有神焉以主之然
將圯矣使不加材庀工而輪奐之丹雘之朽木難

支勢將爲瓦礫場猶科第久衰矣使不各自濯磨
博學力古取先賢之功名事業而步武之光大之
勢將與樵牧等其理一也固願諸君子再啓文明
使地靈人傑交致其功也議修矣因循有待予懼
其必至於圯也力督場工貲不敷幸

朝廷有養士之粟儲三年未給諸生因謀爲襄事之
助請之府而道而院而部俱得允於是輪奐丹雘
之如新他日功名事業步武前人則 國典憲恩
與首創督成諸君子俱當不忝所自焉予則不過
一時振興之所爲碌碌因人者也是爲記

湘殷書院記

詹事府正字郡人紀 澐撰

湘殷書院為舊郡侯浙東陳公作也陳公蒞晉凡
四年政平而氣和宗學校贍寒素輕刑去羨而真
盜必不之貸也禁役戢奸而善良必不之擾也學
舍祠宇廢墜者舉之芻粟供應不敷者任之任二
載而士洽民安公遽請致政去郡人籲留不已
撫憲于公檄以安靜和平地方方享無事之福而
深惜其去也勉以加意調攝以謀衷請公不得已
復視事方公之以去請也郡人士謀為公祠公止

之不可得及既留則曰以余今後待罪茲土而顧
顯設尸祝是重子之罪也然既有成功不可廢昌
即為郡人士課業所乎政暇日率多士講藝其中
逆勸甄賞宗經義明正學其文之有合矩式者皆
附劄刷以為一郡有志者勸其文且哀然成悵矣
嗚呼一湘版書院耳始焉郡之人士因不能忘公
也而舉之所以為公也公不忍沒其舉而即以為
造就郡人士之地是公即取郡人士之所以為公
者而仍以之為郡人士也無何公請去益力盡遣
定累南旋以示必歸奈事會差舛不得報會端荒

收捐種種經理益非可驟為卒業而公復留晉一
年矣晉里後偏若郡人請公均之公曰是雖便民
然名不可居也調劑自我則我將身當其辜矣未
幾而公果以此得罪郡人皆向公稱慙負而公處
之怡然曰去固吾志也 秉憲者一遵 功令繩
吾以法復置寬典吾固甘受如飴焉即采書冊治
行李逐遺於龍山蕙水間緝經史究內典為事而
其於進退菟楷榮辱無幾微形於顏色嗚呼如公
者亦可謂難矣獨是郡人士嚮於公之去也而晉
之所以望公之有加庇也及公以郡人士之請得

罪而去分已不能為疇昔之留矣而苟取公疇昔
餘風遺教亦隨湮沒頽廢則公之所以加意於吾
郡者何其有無窮之思而吾郡之所以報公者幾
無毫末之戴也遂僉謀即公曩昔課士之地葺而
新之其課士之法遵而守之凡其曩昔較定之文
藝講究之書史皆藏弃如法以見吾郡不忘於公
之意而實公拳拳於吾郡之本懷也然則此舉也
亦何敢云吾郡風俗人心之厚亦以見公之感於
吾郡之風俗人心者正未可泯也公諱祖法字湘
張浙江餘姚人由辛卯科舉人於康熙戊辰年正

重建鼓樓記

唐事府正字郡人紀 濬撰

郡侯康公之治晉也五載之間百廢俱舉其繕學
官則端風化也其完城池則固封守也其修倉廩
葺神祠則重民依而肅社稷也一日有言鼓樓屬
司更要地舊制高豁非常勢雄而氣王是時官斯
土者頽以循良登臺闔郡人士亦接踵聯翩翱翔
仕路中稱極盛焉嗣後浸以頽敝當事者雖重加
修葺然規模稍稍卑陋矣議者謂晉地文風哀落
職此之故僉欲因其敝而鼎新之以還舊觀集嘉

瑞顧訛於力而未能公慨然曰是余責也余不佞
待罪茲土凡當為之事皆不敢苟焉矧鼓樓居郡
治中央以形體喻之譬如心君之在暖喉舌之在
口心君不高明而喉舌不宏亮則具謹而微矣奚
疎望聽為於是捐清俸謀營構務恢張之而鳩工
庀材則屬郡倖何公董其事旬春之暮徂夏之季
公誠勿亟民樂予來旣而工落成而所謂高豁非
常勢雄而氣王者視昔不啻過之洵晉郡之大規
也當風日清美公偕二三僚友登臨遙矚必悠然
而動遐思焉曰草野衽席何以睹之田間疾苦何

以聞之則建斯樓也公其有明四目達四聰之思

乎且也凝香宴寢清慎云何繼日待旦憂勤云何

則建斯樓也公其有宵衣旣漏警枕曉籌之思子

不惟是鷄鳴狗盜夜警奚戢鳳起蛟騰人文奚

蔚則建斯樓也公其有摘伏民發祥造上之思

子昔張詠帥蜀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笛

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嘗云鼓角為中軍

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何如也詠以此

號稱精於吏事公今作樓而寓無窮之思豈其異

哉憶前歲城中父老為余言譙樓之鐘不擊自鳴

余竊謂嘉瑞應在司牧以故豫鳴休美廼樓制故
率不足以稱明德天意將與之更始而藉手于公
構此宏敞則夫高豁非常勢雄而氣王者兆公以
循良登臺閣暨晉人士沐公教澤翱翔仕路中如
券也豈僅後一郡之大觀云爾耶郡中諸紳士耆
老快覩厥成爭歆銘德以垂不朽余因從輿情為
記而併推公致若之深心勒諸貞珉若夫鼓樓于
茲為重修而繫之以建者所以著恢張之自公始
也公諱如璉字修菴庚戌科進士山西安邑縣人
是後也郡倅河公諱士開字文先福建休 孫人

月知晉州事辛未年十二月罷凡四載書院額曰
湘殷所以記其創之繫於公也深澤令陳公公同
譜弟也書法妙一時丐為公書記庶幾藉以不朽
云



韋下舖更未記

詹事府正字郡人紀 灃撰

華孽者所以興利也譬如人之一身調養失宜疾
痛立見久而不治其患愈深一旦名方良劑拔去
其受患之源則百體安和矣然非岐伯秦越人之
屬本仁心以施仁術惡能甦此積困耶惟良司牧
之治民也亦然先是吾郡在順治年間小寇竊發
地方不靖當事者颯颯以城庫為憂於是城上設
立壯丁慎固防守而城下則環城置舖巡鑼警夜
與城上呼吸相應又以去城遼遠者應役維艱迺

撥附近五村民輪流直宿此下舖之後所由來矣
相沿既久習為固然夏暑冬寒五村民櫛風沐雨
凌霜冒雪勞憊萬狀加近年頻罹荒饑無不枵腹
中宵愁嘆之聲幾同盍旦蓋莫非晉民獨此偏苦
可憫也每新牧臨蒞紳衿百姓有繪圖陳籲者諸
公非不洞察此情特以因循既往事憚更張且念
及城守大事鮮不瞿然有難色曰仍舊貫耳前此
恃以無虞目我廢之萬一有事誰諉焉以故積弊
相因莫之能革蓋四十餘年於茲矣我郡侯康
公以名進士來蒞吾州下車之日即進者老而諧

○曰爾所便利者幾何吾為苦與爾所惠苦者幾
何吾為若除用是禮學校緩征輸寬刑罰清蠹弊
嚴保甲次第舉行因議及守城卞下曰此擾攘時
陋規也 國家承平日久况設有防兵安用此勞
民耗財者為撤之便由是郡之紳衿百姓莫不歡
欣踴躍曰此舉大快輿情也堪垂不朽也又相與
議曰下舖更夫原與城夫並設而其苦倍甚公既
去其一弊我輩即不言未有不軫念及此者及一
為籲請而公果毅然盡撤矣於是五村之民咸慶
更生愈莫不歡欣踴躍歌功頌德以余知公最深

相與屬余為文以誌不忘余惟有拯天下之力者
必先具體天下之識而有體天下之識者必先存
濟天下之心公固菩提心也慈悲一念昭為慧眼
妙作轉輪故舉四十餘年因循相仍之積弊一旦
革之如脫驪然倘所謂洞悉民瘼匡扶委頓者非
耶彼夫不知其弊之所以然與僅知其弊而不能
革者以視公之仁心為質識力兼優相去豈不遠
哉故因民情而為之記

重修仁山牧堂記

會稽章廷楷撰

嘗九世之以官為家者捧檄所至凡堂宇廨舍每

鄙前人規制好為興作以逞己私而示觀美雖勞民傷財亦不之惜一若可為世守者然又見夫以官舍為舍者矣棟宇傾圮咸苟且安之甚至朋類見告之修屬兩飄搖而勿顧以為吾非三年則五載將去此而他之安用葺治為哉余謂二者之皆非好為興作者固失之妄類敗而不治者亦失之慢也余承乏是邦三年于茲雖才識謏劣政教所及不足以廉頑而立懦猶幸支郡責輕或堪安余之拙乃聽政之堂歷有年所梁朽柱裂岌岌乎有傾覆之患初下車即謀新之以人情未洽不可遽以勞民且學宮乃攬興人文之地倉廩為積貯攸聞

皆頽敗不整曷敢以吾身所棲止為安心急哉于是拮据圖
維三年來先學宮而堂廡云整齊矣次倉廩增置五楹積
貯有賴矣豈堂為一郡之觀瞻凡所以興仁教讓安善良
而戢強暴政令皆于此出破壞勿普是亦為政者之羞
也余乃預購材具涓吉興脩論工授值計日募夫毫末
煩民不匝月而告成然余之先事為謀經營于三年之
中者亦甚不易矣後之人謂余以官舍為傳舍也吾知
可免之譏矣苟謂好為興作也則余豈敢謹書如左以
記興修之歲月云

勸捐義棺詳文

晉州知州蔣祝

直隸正定府晉州爲通行飭遵事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五日蒙

本府正堂富 憲票乾隆十六年閏五月二十四日蒙

布政司玉 憲牌乾隆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宮保總督部院方 批據大城縣申詳每年隆冬如有遠方流落與本地孤癯無告貧民縣屬城鄉設局留養並勸捐銀米交商營運酌定規條詳請批示立案以便永遠遵行等情蒙批如詳立案嗣此益加實

力奉行則費以裕而惠可溥仰布政司飭知並行嘉
獎所議各條雖各屬情事不同而大端亦可仿照行
之卽通行各府州廳轉飭所屬將留養事宜就該處
情形通長妥議由該管府州核明具覆務須從長辦
理要之以久美意所及利澤良多毋得以空言搪塞
及借名捐派轉致滋擾有違本部院勸導期望之本
意此繳原單並發計粘抄詳單二紙等因到司由府
行州蒙此仰見

上憲惠愛窮黎俾無一夫失所之盛意查州屬地處
偏僻並非衝要大路往來行旅甚少本地孤獨窮民

現在額設孤貧口糧已有七十五名此外間有孤苦無依之人亦屬無多向于在城之盤石寺西北路李家庄之嶽王廟東北路侯城堡之真武廟東南路馬于村之嶽王廟共設局四處每年留養貧民不過七八人多亦不過十數人約計所需柴米鹽菜藥餌盤費等項錢文僅止合銀四五兩至五六兩不等爲數無幾俱係卑職自行捐辦第此項究係捐款若不酌設生息銀兩恐良法美意終難行于久遠更查北方風俗于瘞骼埋齒之令多未深悉或以蓆片裹屍竟無棺木或僅浮埋淺土終飽烏鳶甚至猪犬扒開分

裂肢體傷心慘目不忍見聞

卑職

雖屢行嚴禁究不

能默化潛移現據鄉民吳士龍趙吉相等呈請設簿

勸捐以襄善事等因

卑職

正在設法倡捐義棺以爲

收埋之計旋奉

憲檄飭將留養貧民仿照大城縣

規條就地方情形通長妥議

卑職

遵卽酌量本處情

形并推廣

憲仁勸諭紳衿商賈人等隨願樂助該

紳士商賈等俱各踴躍捐輸共得銀二百九十兩

卑

職

自捐養廉銀三十兩共計銀三百二十兩發交

當兩商分爲營運以分半起息每年共計得息銀四

十八兩將此項利銀留存八兩以爲留養局柴米棉

衣等用其餘息銀四十兩均行置備義棺施與貧無棺殮之人查留養局內額存息銀八兩較之往年亦屬有餘似可足用設有不敷卑職仍自行捐補不得于額外多支如八兩之內尚有多餘卽行添辦義棺至義棺一項事屬創始息銀有限恐未能徧及然就現在而論已可免數十人之暴露俟將來樂捐者衆本銀充裕息銀漸多自可推廣以期普惠所有成本銀兩均不得動支致有虧缺每年將動用過息銀分項開造清冊申送

各憲查核如遇新舊交代之時造冊移送存查以垂

未久所有施棺事宜謹列數條開具清摺呈覽伏乞
照詳施行

糧馬河務分府張 批據詳捐施義棺洵澤及枯骨
之善政仰候

各憲暨 本府批示繳

清軍塩法總捕分府劉 批據詳倡捐生息留養孤
貧捐施義棺具見德政所議規條備極詳善仰候
各憲暨 本府批示遵行此繳摺存

本府正堂富 批窮民無力棺殮致遭殘毀暴露尤
堪憫惻該州因事類推首先籌畫倡捐該士民等樂

輸好義共成美舉深足嘉尚仰候據情轉詳仍候
各憲批示繳摺存

清河道宋 批既據徑詳仰正定府飭候

督憲

藩臬

司批示繳摺存

按察司末 批捐施義棺澤及枯骨洵屬美舉據議
辦理條欵甚屬妥協事屬可行但既據通詳仰正定
府飭候

督憲批示繳摺存

布政司玉 批現奉

院批查議仰候議覆

院批到日另檄飭遵繳摺存查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蒙

本府正堂富 憲票蒙

藩憲行前事計粘抄詳一紙內開該

本司查得孤苦無告貧民每遇隆冬歲月飢寒交迫
情殊堪憫前據大城縣黃令倡捐銀兩發商營運于
冬月置備柴米棉衣等項設局留養並酌議條款詳

蒙

憲臺批示嘉獎並令通飭各屬按本地情形酌仿照
行仰見

憲臺諄切勸諭愛育窮黎俾無一夫失所之至意今
晉州蔣牧申稱州屬地處偏僻窮民無多每年留養
多不過十數人柴米等項所需有限向係自行捐辦
但終無生息銀兩恐難行之久遠今通長酌量勸諭
捐輸共得銀三百二十兩發交塩當兩商營運分半
起息每年共計息銀四十八兩將此項息銀留存八
兩以爲留養局柴米棉衣等項之用其餘銀四十兩
均行置備義棺查有貧苦不能棺殮之人酌量施與
免致屍骸暴露倘有不敷仍自行捐補不得遽動本
銀以致虧缺每年將用過銀數造冊送查並酌定章

程開摺詳送查核前來除設局留養貧民業據該州
仿照大城縣條規酌量辦理毋庸查議外所有捐施
義棺一事查該州摺開

一捐銀三百二十兩分交塩當營運每年以分半起
息計共得息銀四十八兩除留存銀八兩以作冬間
留養局應用外共餘息銀四十兩令司事之人按年
支取給誠實舖戶預行合造大者每具價銀一兩小
者每具價銀五錢不得參差互異致啟浮冒之漸等
語查該州地處偏僻窮民無多每年設局留養所費
不過五六兩今蔣牧將捐輸銀三百二十兩發交塩

當兩商營運分半起息每年共計息銀四十八兩內
留存銀八兩爲冬月留養局柴米棉衣等項之用其
餘銀四十兩置備義棺發交舖戶預行合造大者每
具價銀一兩小者五錢施與貧苦不能棺殮之人免
致屍骸暴露實與地方有益應照所議飭令實力奉
行

一凡有領棺之人如必令赴州報明請領往返甚爲
不便今于四路酌中村庄各舉殷實樂善之人分爲
正協專司其事如西南路則以武舉楊菴爲正辦生
員朱逢春爲協理西北路則以監生薛琮爲正辦監

生吳起連爲協理東南路則以監生孔炤爲正辦吏員馮焜爲協理東北路則以監生王奉端爲正辦監生張文府爲協理如有實在赤貧無倚不能備棺者卽同本管頭役赴司事處請領該司事卽查明給發其力稍可備棺者不得混領以杜冒濫仍將死者姓名以及何人赴領之處該司事逐一登註簿籍于每季終送州查考隆冬留養貧民如有病故者亦就近領棺殮埋等情查請領義棺之人離城遠近不一若必令赴州稟領則往返需時今該州于四路適中之所選擇殷實樂善之人分爲正辦協理專司其事如

有貧苦不能殮者卽于司事處就近報明名姓給領董理之人卽將死者姓名以及何人赴領之處逐一詳載簿籍仍于季終送州查考旣可杜絕冒濫情弊更可稽查死者住址處所其留養局內貧民有病故者亦應一體給棺殮埋所議均屬妥確應飭照議實力奉行

一摺開凡領棺者該司事卽于息銀內支給抬埋之費大者給銀一錢小者減半並囑令領棺之人務須掩埋深固以入上六尺爲度毋得鬆浮淺埋致有殘毀等情查請領義棺者自必窮苦無依之人勢不能

復給抬埋之費命該州議請官爲支給大者給銀一
錢小者給銀五分在于息銀內動支並令掩埋深固
勿使暴浮殘毀是亦體卹窮苦安全貧屍之意應如
所議辦理

一摺開此舉期于行之可久務須實心經理該司事
果能董理妥協先于彰善坊處題名如行及三年無
悞給匾獎勵倘或視非急務漫不經心立即辭退仍
另舉妥人接辦等情查選擇正辦協理原應老成誠
實行止端方自能盡心經理共勦善舉若不立法勸
懲區別去留無以感發任勞好善之心今該州請將

辦理妥當者先于彰善坊處題名若任事三年無悞
給予匾額以示獎勵倘或視非已事漫不經心或始
勤終惰者卽令辭退另舉安人接辦洵屬懲勸得宜
亦應令照議辦理

一摺開此項營運本銀不可支動每年止用息銀事
屬創始雖爲數無多恐未徧及但留少支多不妨稍
寬時日俟樂輸者衆本銀充裕自可推廣以期普惠
等情查捐銀生息留養窮民置施義棺原期行之經
久若遽將本銀動用則次年本少利微更難爲繼應
如該州所請每年止用息銀雖現在爲數無多未幾

徧及俟將來樂捐者衆本廣利裕自然惠可普及以
上各條本司查議現在應否如是飭令實力奉行仍
于每年歲底將用過銀兩造具清冊申送查核如遇
新舊交代造冊移送俾得源源相繼以垂永久等因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蒙

宮保總督部院方 批如詳立案仰卽檄行正定府
轉飭實力遵行繳摺存再查直屬貧民於親屬之喪
有不能棺埋者并有父母念子孫貧薄遺令不必具
棺殮者情屬堪憫如各屬皆能仿照晉州留心辦理
非惟力行善事亦且培養風俗並應將此案通飭各

屬知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漢紀將軍墓表

仁和蔣祝撰

晉爲古曲城地三代而下其以人傑著者漢有紀將軍信唐有魏文貞公徵然魏有祠而紀無祠余奉

命刻晉旣下車謁文貞公祠遂爲紀將軍主祀於文貞公之右以見雙忠後先相望云閱州志將軍墓在州東關外明嘉靖時刺史黃明良立碑余訪其跡湮沒無可尋詢諸吏民乃得其處距龍岡不遠五十步爰伐石以表之夫將軍授命創業之始文治之功雖不若文貞公而其浩然之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氣不爲身惜不爲家計豈不毅然真知輕重大
丈夫哉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將軍有焉當困滎陽時楚攻益急項怒不
可撓良平無所用其智噲輩無所用其力韓彭
之兵又卒不可致高祖之不爲虜也幾何遑問
天下哉而獨以誑楚之計遂脫於難遂以平楚
遂以定四百年之業漢得天下其誰之功耶而
顧曰吾有三傑是以得也天下既定諸將皆有
封地而褒恤將軍之典獨無聞焉君子以爲慎
矣明初有韓成者從太祖征陳友諒兵犯太祖

舟成曰古人殺身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
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太祖得脫
其亦聞將軍之風而興起者乎烏虜將軍作忠
於漢室其有裨於風教也大矣守土者敢任其
湮沒而不彰哉

乾隆十六年五月之吉

唐魏文貞公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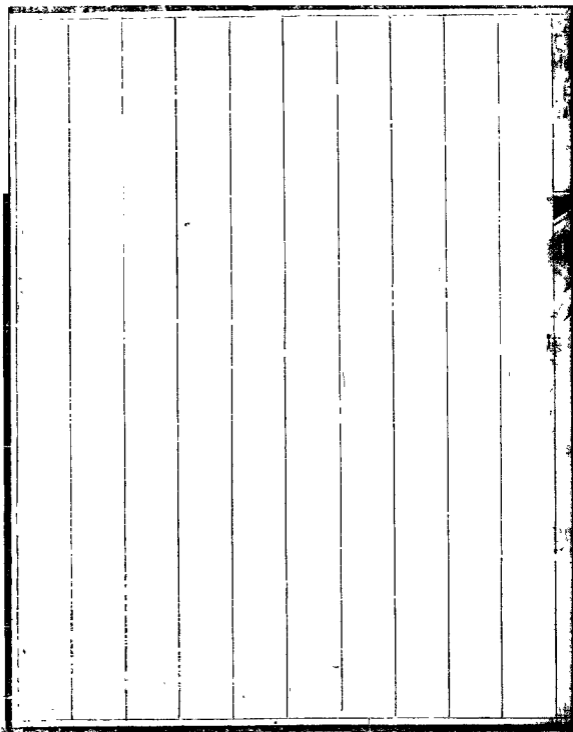
仁和蔣祝撰

余讀唐書雅慕褚僕射遂良與魏文貞公徵皆古之遺直也僕射爲吾鄉先進而文貞公產於曲城卽今晉州乾隆十二年余以行人奉

命刺晉虔謁公祠因詢公墓所在吏不能道闕州志墓在州治西南五里明寧治間被滹水淤沒嘉靖己酉知州事黃明良立碑崇正時復淤沒余遂身其地爲壇以祭在表業村北表業者固以表公之業而名也烏虜公之大業昭昭在人耳目間當五代波靡之餘獨以輔成君德爲己任

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心爲主爲德爲不爲民
固將與咎繇同其烈伊傅同其光而萬世之君
所樂得爲左右臣所樂得爲典型羣黎百姓所
樂得爲父母者也溥水雖劇安能使之湮鬱哉
雖然聞其風而不興者不勇也過其祠而不敬
者無禮也任其墓之淤沒而不表章者不仁也
皆仰先正者所不敢出也余爲捐給地價官納
地糧封樹以誌之然無以垂久安知異時之就
湮不更甚於今日耶故立石後復爲文紀其顛
末脩而葺之是所望於來者至公之行誼底蘊

詳於本傳見於綱目士林類能言之故不著
乾隆十六年五月之吉



新建義倉記

知州蔣祝撰

嘗考義倉之制肇自隋開皇中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不拘粟麥隨其所輸卽委社司執帳檢校上戶一石中下有差誠法良意美也

今上御極之十有一年下勸義倉

明詔廣福惠子元元重農貴粟以民力之有餘備民食之不足其所以預籌緩急者至深且遠也

宮保方公爲直隸總藩時卽承宣

德意勸建尤力余適承乏晉土密邇

京畿素知風俗淳厚嚮風尤切敢不實力奉行以
垂永久然或所建之地不適于中則民間出納
猶有虞其不便者今奉憲檄酌建四鄉之中俾
鄉民有輸將之便無奔走之勞憲德之念切民
依又復周詳若此爰屬州民耆老諄諄勸諭參
酌地勢四路分設東北路則建于東卓宿村以
張占先爲倉長東南路則建於東四呂村以張
天錫爲倉長西北路則建于雷陳村以吳士龍
爲倉長西南路則建于南顧底村以趙開基爲
倉長其間大小村莊道路相去近者四五里遠

者一二十里要皆一日往回不致跋涉守候每
倉蓋厩三間以貯穀外蓋耳房一間以爲倉夫
棲息之所且擇醇謹之民立爲倉長以司出納
一時紳士鄉民踴躍樂輸鳩工庀材爭先恐後
經始于乾隆十三年春落成于秋計自歷年勸
捐以來共積穀一千七百六十三石二斗有零
分貯四倉每年春借秋還民甚便之從此源源
積貯雖遇歉歲可使民無菜色余喜民食之有
賴而尤喜民風之慕義也蓋三代以後井田之
法旣不可復惟義倉差爲近古卽于社堡緩急

之中寓嫺睦任卹之義是義倉非徒養民而卽所以教民所願吾民奉行不倦經理有方庶幾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千斯倉萬斯箱以仰副

聖天子子惠元元之心卽仰副 各上憲承流宣化
籌畫精詳之至意豈不休哉是爲記

乾隆十六年五月之吉